

映象广州

海珠

中共广州市海珠区委宣传部 编
广州日报社

记

忆

永正

广州出版社



—— 映象广州 ——

海珠记忆

永正
國

中共广州市海珠区委宣传部 编
广 州 日 报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珠记忆 / 中共广州市海珠区委宣传部, 广州日报
社编. —广州: 广州出版社, 2010.2
(映象广州)
ISBN 978-7-5462-0193-1

I. ①海… II. ①中… ②广… III. ①区 (城市) —
概况—广州市 IV. ①K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226134号

书 名 映象广州·海珠记忆

出版发行 广州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87号9、10楼 邮政编码: 510635

网址: www.gzcbs.com.cn)

责任编辑 柳宗慧

责任校对 阳 潮

装帧设计 刁俊锋 黄隽琳

印 刷 广州市岭美彩印有限公司

(地址: 广州市花地大道南海南工商贸易区A幢 邮政编码: 510385)

开 本 889 毫米×1194毫米 20开

字 数 237千

印 张 13.3

版 次 201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2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462-0193-1

定 价 36.00 元



河南的沧海明珠

自古江河育富饶。珠江，作为广州的母亲河，千百年来浇灌孕育着广州这片富庶而美丽的土地。古时，广州人习惯把宽阔的珠水称之为“海”，把珠水中的一块巨石称为海珠石。而珠江南岸的海珠区，也因此有了这个美丽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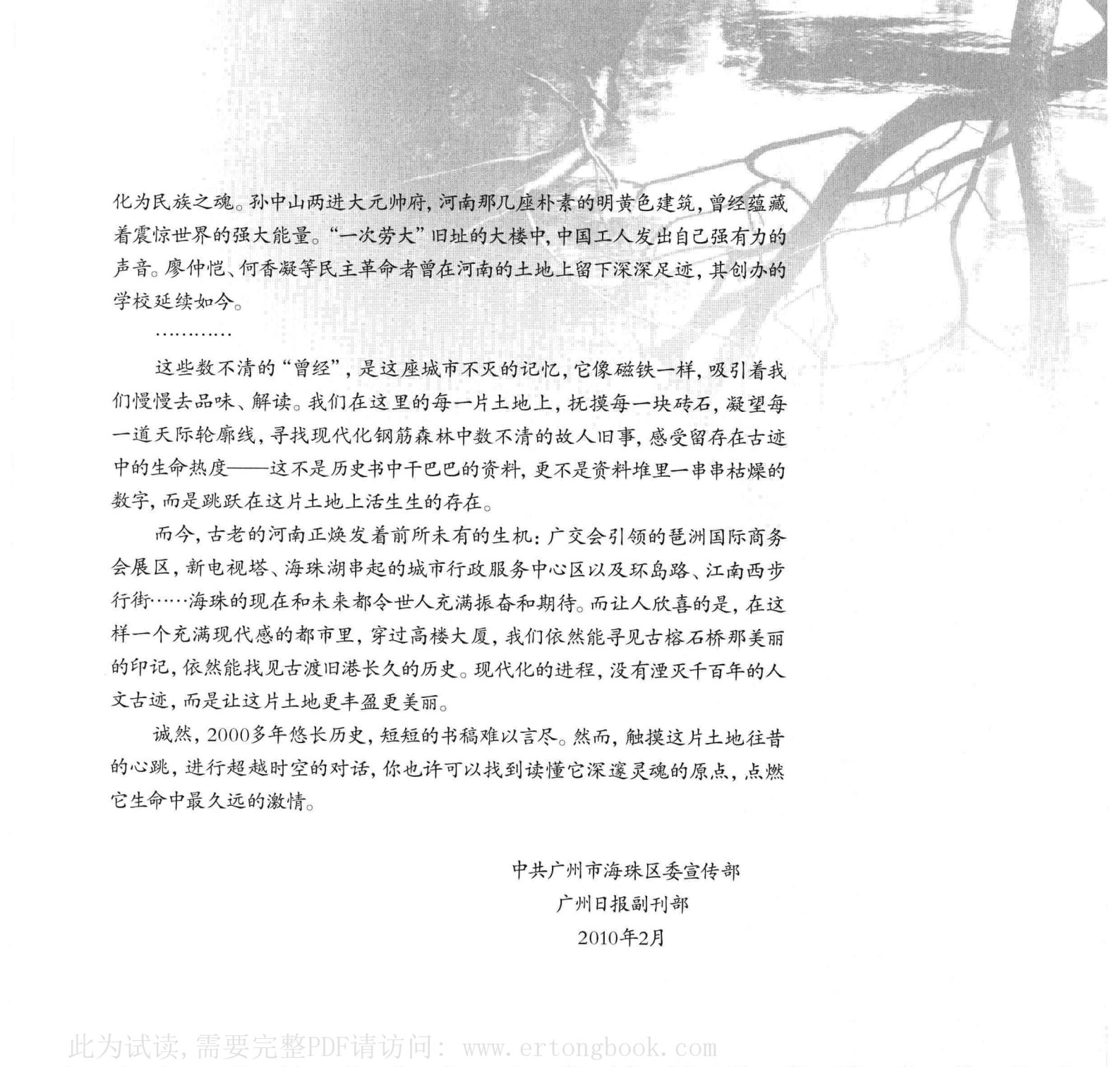
老广州喜欢把珠江之南称为“河南”。古老的河南，如一首委婉天然的田园牧歌，红棉如火，古榕绿荫，有素馨花的香气氤氲千年，有洗砚池的墨香代代相传。直到今天，走在河南的寻常巷陌，那小桥流水里的时光印记，那红楼学府里的家事国事，依然向你诉说着这片土地从远古走向繁华的前世今生。

这里保存着水城广州最初的面貌。世界级遗迹七星岗古海岸遗址是广州古老的海岸；古诗里“瑶溪二十四景”的美景亦幻亦真；小洲村的古桥碧水；龙潭村的古榕落荫；沥滘精美绝伦的大祠堂……桩桩件件，都能让你在刹那间重温梦里水乡的幻境。

这里见证广州古代最繁华的时代。明清一口通商，黄埔古港万舸千帆，货如轮转。雄踞珠江的琶洲塔、赤岗塔是万国商船的航标，也成就了黄埔村百年辉煌，千年文风，还有南华路和宝岗大道之间的古老大宅，将一个时代的富贵巍峨尽收眼底。

这里孕育了丰厚的岭南文化。百年前，岭南画派在这里诞生，十香园启蒙了岭南画派最早的灵魂，而附近的广州美术学院至今承继着先师们的不朽画魂。

这里还是革命者的天堂。从河南普通农家走出的邓世昌，铁骨铮铮，已然



化为民族之魂。孙中山两进大元帅府，河南那几座朴素的明黄色建筑，曾经蕴藏着震惊世界的强大能量。“一次劳大”旧址的大楼中，中国工人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声音。廖仲恺、何香凝等民主革命者曾在河南的土地上留下深深足迹，其创办的学校延续如今。

.....

这些数不清的“曾经”，是这座城市不灭的记忆，它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慢慢去品味、解读。我们在这里的每一片土地上，抚摸每一块砖石，凝望每一道天际轮廓线，寻找现代化钢筋森林中数不清的故人旧事，感受留存在古迹中的生命热度——这不是历史书中干巴巴的资料，更不是资料堆里一串串枯燥的数字，而是跳跃在这片土地上活生生的存在。

而今，古老的河南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广交会引领的琶洲国际商务会展区，新电视塔、海珠湖串起的城市行政服务中心区以及环岛路、江南西步行街……海珠的现在和未来都令世人充满振奋和期待。而让人欣喜的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现代感的都市里，穿过高楼大厦，我们依然能寻见古榕石桥那美丽的印记，依然能找见古渡旧港长久的历史。现代化的进程，没有湮灭千百年的人文古迹，而是让这片土地更丰盈更美丽。

诚然，2000多年悠长历史，短短的书稿难以言尽。然而，触摸这片土地往昔的心跳，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你也许可以找到读懂它深邃灵魂的原点，点燃它生命中最久远的激情。

中共广州市海珠区委宣传部

广州日报副刊部

2010年2月

编委名单

主 编	刘晋生	关雅文		
副主编	赵 洁	钟 玲		
编 委	谢 强	邓 莉		
撰 稿	梁 婵	金 叶	许俏文	任朝亮
摄 影	王维宣	黎旭阳	倪黎祥	海 国
	陈 安	骆昌威	庄小龙	

■
目
录

一湾江水，锁千年——沧海桑田

- 河南之洲 2
七星岗：谁识洪濠古崖边 9
三塔锁珠江 16
杨孚井：遗井犹闻故老传 24
未有河南 先有沥滘 31
龙潭：似水流年 39
小洲村：最后的小桥流水 47
水上今昔 54
海珠古桥寻踪 62

一虹长桥，搭两岸——繁华旧梦

- 广州第一桥 70
海珠旧宅梦呓 79
珠江轮渡：流动的风情画 89
黄埔村：古港繁华今何在 97
海珠旧事 106

光影浮沉五十年 112

一座美园，听古今——书情画意

十香·月在凝枝人行花间 122

红楼·梦 132

广州美术学院：岁月峥嵘 142

“仲恺”往事 150

南武体育梦 159

70年，光荣与梦想 167

一点烛光，燃世纪——烽火时代

帅府告别烽火年月 176

有公足壮海军威 186

小楼从此名思复 不尽千秋父子心 195

“一次劳大”旧址 206

南石头纪实 213

一台星云，映九洲——良辰美景

芳香四溢“河南花” 224

瑶溪二十四景 228

海幢寺：结庐在人境 岂无车马喧 236

纯阳观：消失的辰光 246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body of water, likely a river or lake.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bare, dark tree branches reach across the frame, their intricate patterns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lighter water. The water's surface is textured with ripples and reflections, creating a complex interplay of light and dark.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contemplative, evoking a sense of timelessness and the passage of seasons.

一湾江水，锁千年

沧海桑田



曾几何时，珠江北岸是一个名利场，而珠江南岸，却是一首田园诗。有古榕如山，落荫数亩。田里的活计告一段落，无论是农夫还是耕牛，都得闲来这树下歇息。来往的行人，走累了便在这树下休憩片刻。

除了安详淡定的古榕，还有鲜红似火的木棉。暮春三月，万朵红棉齐放，上与赤霞争艳，下则落红满径。就像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恬静中不乏对生活的热情。

这是充满文化气息的田园。君不见双洲书院的小小洗砚池，半亩方塘，一泓凝碧，虽乏浩瀚之观，亦足以畅文思，澄俗虑。这小小的书院，朗朗读书声，家国天下事，仿佛仍在我们耳边萦绕。

今天的河南，已经成为都市的一部分。

昔日田园的翠色随珠水远去，只有那心底的向往，驱使着我们，去追寻它曾经的容颜。



名 彼样“河南”

广州人把广州珠江以南称为河南。

悠悠珠江自白鹅潭分为两支，一支经二沙头、琶洲到新洲，一支经南石头、洛溪大桥到官洲，在新洲与前航道汇合。而在这两条航道之间，便是“河南”岛。

这样的叫法，历史悠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就说过：“珠江之南有三十三村，谓之河南。粤志所谓，河南之洲，装若方壶是也。”

除了因为位于珠江以南，“河南”约定俗成的命名来历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当时，在广州“河南”的下渡村出了个大官，名叫杨孚。

杨孚曾在河南洛阳任议郎之职。因为为官正直，为国家推荐了不少贤人，深得皇帝器重。他对手下人极好，有一天，他看见手下官差张宝愁眉苦脸，便问其故，张宝说，母亲病重，无钱医治。杨孚马上拿出二十两银给他救治母亲。从此张宝将杨孚当成救命恩人，念念不忘要归还杨孚给的银子。

没过多久，杨孚要告老还乡了。张宝又心急又难过，因为他

依然没有钱来还杨孚。刚好此时，杨孚路经他家附近，顺便来探望他。张宝很不好意思地说：“大人，那二十两银子……”“哈哈，你以为老夫是来催债的吗？”杨孚笑道，“老夫初到洛阳时，人地两生，得你帮助不少，应向你感谢才是，我是来向你告辞的。”说完，杨孚拱手作别。张宝送到门口，一眼看到两棵五鬣松，青葱翠绿，心念一动，马上说：“大人，我没有什么送给你了，这两棵五鬣松，南方少有，它四季常青、寿命很长，算是我一些心意，送给大人作留念吧！”

就这样，杨孚将松树带回下渡村，种在家门口。说也奇怪，当年冬天，没雪的广州竟下起雪来，五鬣松挂满了雪花。人们都说：此雪是受杨大人的感召，从河南而来的。

对此故事，唐朝诗人许浑有诗句：“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发越王台。”清代学者屈大均亦有诗云：“能将北雪为南雪，为有苍苍自洛来。松柏至今虽已尽，花田尝见雪花开。”

此“河南”和彼“河南”，借由一棵松树，终于有了关联。



景 花间一壶茶

由于地理原因，“河南”岛主要由岗地和冲积平原构成，面积90.4平方公里，是广州市最“亲水”的一个江岛。“河南”岛呈东西走向，横卧于珠江上，中有丘陵台地组成岭脉，古人形象地把它比喻为龙。“龙”之东端昂首吐气，“龙”尾在岛之西端（今该地仍有一街巷称为“龙导尾”）。这丘陵台地的地质构造主要属红色岩系，其质地疏松，易风化而形成悬崖峭壁，遂生成红岩似锦、绿树葱茏的“丹霞地貌”的自然美景。

新中国成立前，河南的大部分地区是农村。《瓢剩》引岑霍山诗云：“珠江两岸晚云晴，出处桑麻间素馨。”

素馨花，原名耶悉茗，相传是汉朝陆贾从西域带来的，南越王赵佗本是北方人，因思念故乡，便把此花带来广州。所以在汉初南越国时代，河南庄头等地就开始种植素馨花和茉莉花了。关于素馨花名称的由来，还有一个美丽的故事。相传五代时广州海珠庄头村有个叫素馨的种花姑娘，长得非常漂亮，她从小偏爱耶悉茗，种了很多，还用绿丝线把花串成串，戴在颈上。当时正值南汉皇帝登基，广招天下美女三千人，素馨姑娘被选入宫中，深得皇帝喜爱。皇帝为投素馨所好，下令皇家花园都种上





素馨花

耶悉茗，宫女也都要佩戴此花。每天早上宫女们起床梳洗的时候，花飘落水，积满了下游的湖泊，这便是广州最早的流花湖。

后来素馨在宫中老死，皇帝很怀念她，在埋葬她的花园中种满了耶悉茗。南汉王朝结束后，庄头村的村民们将素馨的尸骨迎回来埋葬，三天之后，人们惊奇地发现素馨的坟头长满了一簇簇洁白的耶悉茗。为了纪念素馨姑娘，人们将耶悉茗改名为素馨花。清代有诗云：

“三十三村人不少，相逢多半是花农。”因此，庄头又有“花田”的美称，当时的庄头村人“一生衣食素馨花”，东莞人甚至称素馨花为“河南花”。

除了素馨花，还有河南茶。

《广东新语》记载，河南“土沃而人勤，多业茶艺”。而《越东笔记》又说：“珠江之南有茶者三十三村。”可见当时河南岛的每一个村庄都有茶叶种植。根据《越东笔记》上的说法，河南茶是出名的产品，“丛小根深”，在清远、新会茶之上。

对于茶农来说，每年清明时节是最忙碌的日子。采茶一般是在清晨，最好是在露水未尽的时候。采茶是件细活，需要手巧有耐心，故以妇女为主。所谓“春山三二月，红粉半茶人”。她们头戴斗笠、面罩薄纱、穿着肥大的衣服，一丝不苟地低头劳作。清晨赶路的外地人如果问路的话，茶人一般都会闭口不答。并不是她们不友好，而是当地传统的礼法习俗使然。

采来的茶叶经过加工后，就被茶贩运到对岸的城里去卖。还有一些广州人不中意这些成品茶，而是直接买来生茶，自己炒制。

不仅是花、茶、桑、麻，稻谷、甘蔗、果树等农作物在河南岛也有广泛的种植，只是后面几种不像前面那些出名罢了。



河南茶

人 曾是富人聚居区

20世纪5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新港西路中山大学校园内发掘出经过打磨的石斧，属于新石器时期的遗物。这说明距今4000—5000年前已有人类在河南地区居住活动。

东晋元兴三年（405），因为不堪统治者的繁重徭役和税赋，浙江农民起义军首领卢循率兵从海上南下，攻占广州，随后在河南小港地区（今昌岗东路广州美术学院一带）筑城据守达七年之久，史称“卢循城”。

伴随着历朝历代大批北方移民的南迁，很多外来者在河南落脚安家形成聚居点。如同福中路的颍川巷，是当年河南颍川郡陈氏族人的聚居地；宝岗路汾阳里，是当年山西汾阳郭氏的居住地；陇西巷是当年甘肃陇西郡李氏族人的聚居地；宝岗路帽山巷，是四川眉山县人的聚居地。

总的来说，河南是个移民岛，杂姓混居。清光绪六年（1880），政府为防止有人冒籍参加科举考试，编写了《册





金录》，当时记载了“河南”籍者共216姓。至新中国成立前，河南地区的居民共有14余万。

在很长时间里，“河南”在老广州人的眼里并不是个理想的居所。“宁要河北一张床，不要河南

一间房”是众人皆知的俗语。全球历来就有的“南北问题”，也体现在了珠江的南北两岸。

新中国成立前，因为大部分地方是农村，那时的河南，不通自来水、不通电，过河也不方便，一般来说都要坐船渡江。河南河北两个世界，河南是欠发达而疏旷的，河北则是兴旺而拥挤的。生活在珠江南北两岸的市民，虽然一水相连，但是南北市民间的心理距离，却是数倍甚至数十倍于珠江的宽度。

可事实上，在历史的某个阶段，广州的“河南”，曾经是富人聚集的区域。

那是在明清以后，随着珠江河道的缩窄，船只来往方便了许多，“河南”逐渐成为广州城外富商聚居地。有陈徽言在《南越游记》中的记载为证：“广州城南隔河有地名河南，富者多居之。人烟稠密，栉比相错。”

广州佛教五大丛林之一的海幢寺，其前身是明代商人郭龙岳的私人花园。清乾隆年间，十三行商人之一的潘振承就在广州河南乌龙岗之西的一片河洲地开村立祠，建造极其豪华的潘氏家园“能敬堂”。该园占地宽广，不惜千金建造漱珠桥、环珠桥和跃龙桥以利宾客与行人交通。园中极尽亭台水榭、奇花异卉、宝木珍禽之胜，“虽苏州园林亦不敢专美于前”。清末行商伍崇曜的住宅在河南溪峡街，是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的园林建筑。中央大厅可摆筵席数十桌，能容纳上千个和尚诵经礼佛，其后花园还有水路直通珠江。他拥有家仆达500人，是个大家庭，还有一个种植了“万棵松”的花园。

很显然，众多富商纷纷落户河南，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优美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海幢寺



七星岗：谁识洪濛古崖边

广州海珠区石榴岗路旁，深藏着一个世界级遗迹：七星岗古海岸遗址。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至少在5000年前，广州这座城市多数地方，仍沉睡在滔滔海水或江水中。七星岗濒临浩瀚海洋，滔天巨浪猛烈撞击着它，惊涛触天，日月无光，卷起千堆雪，在它身上留下一道道痕迹。

斗转星移，几许风霜。数不清的年月，悄然逝去。七星岗下，沧海变桑田，海岸线南移了100公里。只有这座古老山岗，仍在城市一隅默默伫立，注视着羊城数千年无尽世事沧桑。

在七星岗疯长的蔓草中游走，当年气势磅礴的景象，只是脑海中一个惊心动魄的画面，但那来自远古时代的风浪之声，仿佛仍在脚底深处低沉咆哮，那是海洋在这座城市留下来的最初印记……